

## 台湾为何需要金音奖：金曲奖不能完成的耳朵任务？ | 金音奖2023

“它是较没有明星的奖项，有点‘去中心’的感觉。其中可发现一些较另类、或还未建立起商业模式的乐团/音乐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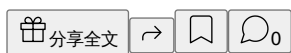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十三届金音创作奖。图：金音创作奖网页

特约撰稿人 黄润宇 发自台北

刊登于 2023-10-28

[#台湾音乐](#) [#金音奖](#) [#金曲奖](#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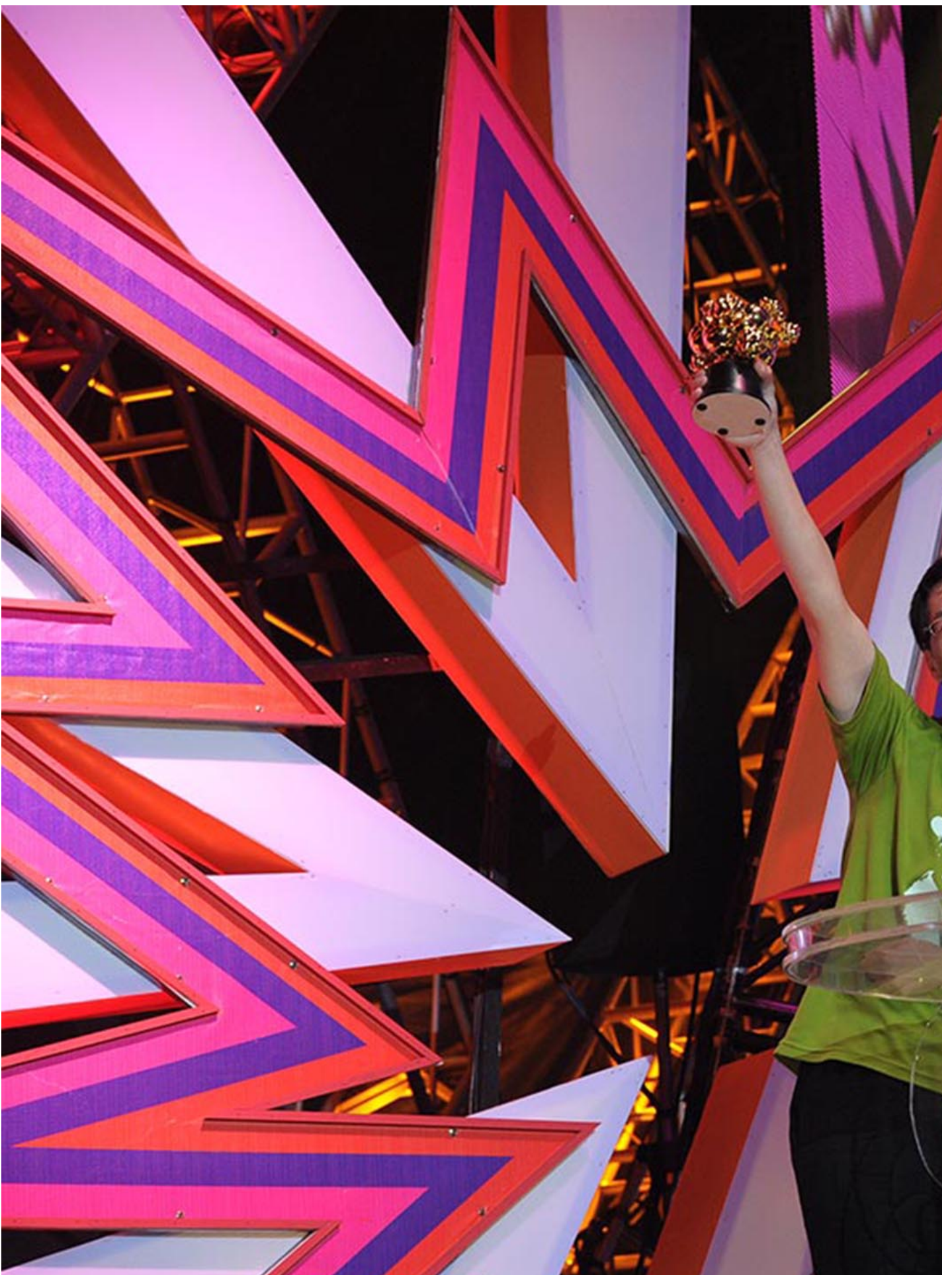
2007年6月16日，在第十八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，音乐人林生祥因获“最佳客语歌手奖”及“最佳客语专辑奖”而两度走上领奖台，却也**两度拒领奖杯**：“我觉得金曲奖应该要以音乐类型来分类比较适当，而不是以族群语言来分类。我们今天在这里，是因为音乐的关系。”此语一出，台下来悠长的掌声。

“音乐以语言区分是本末倒置”，[林生祥这样讲](#)，事缘在金曲奖语言分类限制下，他在当年度只能报名客语奖项，“这么重要的华人音乐奖项，却以语言来分类，这样别的国家根本进不来。”

就这样，林生祥拒绝领奖成为台湾最大音乐奖项金曲奖历史中的重要事件，而金曲奖在流行音乐类别里，按照华语、台语、客语、原住民语进行奖项分类，也成为多年来金曲奖的主要争议之一。这样的背景下，三年后的2010年，另一个台湾重要音乐奖项成立了：也是由台湾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来牵头主办的“金音创作奖”（下称“金音奖”）。

与台湾的传统“三金”奖项（金曲、金马、金钟）不同，金音奖不再以性别、语言、族群身分作为分类依据，取而代之的是音乐风格种类（例如摇滚、民谣、嘻哈、电音），以及表现形式（例如EP、专辑、现场演出等）；同时还放宽了报名资格限制，让没有签约公司的独立音乐人也能参与其中。金音奖英文全称“Golden Indie Music Awards”，似乎就已揭示了 this 奖项与独立音乐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。

一地之音乐场景发展，奖项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结构性作用？在音乐串流平台兴起、分众逐渐形成的这十几年间，金音奖与台湾在地独立音乐场景的连接是什么？



第二届金音创作奖。图：金音创作奖网页

若把目光从台湾外移，金音奖在华语世界中的位置也算特别。中港等地并没有由官方主办、且专门颁发给非主流音乐市场创作者及作品的音乐奖项。在香港，较具认受性的音乐奖项如“叱咤乐坛流行榜”、“十大中文金曲奖”等，都是由电视广播媒体主办，屡见其商业考量。

而中国大陆近年来除半官方机构主导的“唱工委音乐奖”等，也出现了一些民间自发创立的音乐奖，包括迷笛音乐学校发起的“迷笛奖”、豆瓣网发起的“阿比鹿音乐奖”，这些奖项的评审机制和得奖名单，总是能很轻易令大众看出民间与官方之鸿沟。

这个角度来看，台湾独立音乐场景乃至其金音奖，确有独特之处。

一地之音乐场景发展，奖项在其中可以起到什么结构性作用？在音乐串流平台兴起、分众逐渐形成的这十几年间，金音奖与台湾在地独立音乐场景的连结是什么？哪些维度有助推动，哪些还不足？近年大家在说的“金曲奖金音化”或“金音奖金曲化”是怎么回事？金音奖走到今天，能够真的回答2007年林生祥在金曲奖舞台上提出的质问吗？为此，我们访问了金音奖常客音乐人、评审团主席、台港乐评人等，看看台湾在所谓“大中华区葛莱美奖”的金曲奖之外，为何还需要金音奖，以及它究竟带来了什么不同的特质。

“它跟一般商业模式有所区隔，是个比较没有明星的奖项，有点‘去中心’的感觉。在金音奖中可以发现一些较另类、或是还没有建立起商业模式的乐团（及音乐人）。”



音乐创作及制作人郑各均获得第四届金音奖最佳电音单曲奖。图：影片截图

## “那是我的第一张专辑”

“我们的音乐在那时候算蛮刁钻的，实验性会比较重一点，所以金曲奖可能没有一个奖项、或者是一个分类可以包容到它。”

“2013年，那是我第一张专辑。”当问到与金音奖的缘分如何开始，音乐创作及制作人郑各均（音速死马 Sonic Deadhorse）这样回答。

郑各均是金音奖的入围及得奖常客，今年他又以“非／密闭空间 Non-Confined Space”成员的身份入围了“最佳电音歌曲奖”、“最佳爵士专辑奖”、“最佳爵士歌曲奖”三个奖项。在金音奖创立之前，郑各均虽已从事音乐创作十年，却未参与角逐过音乐奖项，直至2013年发表首张专辑《When I Witness Your Fucking Sorrow》，即斩获第四届金音奖两项电音大奖。

“即便没有金音奖，这张专辑也会做出来。”郑各均补充道，也指出了他眼中金音奖的特点：“我觉得金音奖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，它跟一般商业模式有所区隔，是一个比较没有明星的奖项，也有点‘去中心’的感觉。在金音奖中，可以发现一些比较另类、或者是还没有建立起商业模式的乐团（及音乐人）。”

相似的轨迹，也发生在爵士钢琴家许郁瑛身上：“金音奖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作品得到的奖项。”



爵士钢琴家许郁瑛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“藉著得奖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，这对音乐career生涯刚起步的人来说非常重要。”

2010年，赴美留学的许郁瑛回到台湾，完成了她的第一张专辑《Untitled 许郁瑛首张爵士创作专辑》，并尝试报名参赛。然而由于专辑是由个人录制，并无公司代为发行，因此当时甚至未能获得金曲奖的“入场券”。因缘际会下，许郁瑛得知了刚创立不久的金音奖。尽管当时金音奖已经进入第二年，却是首次开设爵士类别，而许郁瑛的作品刚好合乎参与资格，旋即报了名，最后顺利入围并得奖。

“我记得得奖时超开心，可是那一次因为在高雄表演，我没办法去颁奖典礼，就请朋友代为参加。从一开始觉得没什么可能，结果竟然得了奖。”回想起第一次参与金音奖的经历，她仍然难掩兴奋：“很谢谢金音创作奖在那么早期就肯定我的原创作品，藉著得奖也帮助了我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，这对音乐career生涯刚起步的人来说非常重要，当时得奖的感受真的是兴奋无比。”

许多金音奖早期得奖者，如今都已步入音乐生涯新阶段，其中也有不少人“回流”，成为金音奖的评审。今年的金音评审团主席由音乐人卢律铭担任，他近年以电影配乐而闻名、并屡屡获奖。而实际上，与前两位创作者一样，卢律铭的音乐奖初体验也是金音。

2012年，在英国修毕硕士课程的卢律铭回到台湾；摸索入行的过程中，他与朋友组成了IDM电子音乐影像团体“棋盘上的空格”，并推出首张专辑《quarrel》。作品完成后就提报了第三届金音奖，期间团员们也未多想，怎料一举入围六项提名，最终更是获选为“最佳电音专辑”。

这个结果出乎了所有人意料，卢律铭也感到十分惊喜：“那时候我们做的是电子音乐创作，除了三个（音乐）团员，还有第四位主要负责现场视觉。当时，演出搭配视觉的型态还没有在台湾普及，我们有点像是先锋者。”“我们的音乐在那时候算蛮刁钻的，实验性会比较重一点，所以金曲奖可能没有一个奖项、或者是一个分类可以包容到它。”

前卫的艺术风格能及时受到奖项的认可，无疑也给了创作者莫大的信心：“其实金音奖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内心肯定，也会比较踏实。”当时卢律铭刚从国外回到台湾，工作尚未有著落，为了维持创作能量，又要坚持组建乐团：“你不晓得这些东西可以支撑你多久，但是金音奖给了我们一个很踏实的肯定。另一方面，我觉得因为金音奖的关系，业界开始有人知道了‘棋盘上的空格’这个团体，后来我们也有顺利拿到录音补助，并且开始制作第二张专辑。”



金音奖评审团主席卢律铭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## 金音作为音乐人的生态皿

“就算没入围，如果你的作品真的很好，评审会留意到的，其实也创造很多未来的可能。我回想起来，那时金音奖金曲奖帮了我，我的作品正是因为这样，至少被评审们听到。”

“棋盘”的得奖之途也非一帆风顺，乐队于2014年出版了第二张专辑《innerSpace》，入围了金音奖四项提名，却一个奖项都未能得到。尽管如此，几届金音奖的参与经验，始终也为卢律铭及乐队带来不一样的前路：

“出完第二张之后，我们就陆续改出单曲，然后我渐渐也在配乐上有了一些工作机会。在当评审前，金音奖对我而言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鼓励。这其实是蛮重要的，如果没有这个奖，我也不晓得当时会怎么样。”

金音奖本身固然可以带给创作者认可与肯定，而许郁瑛与郑各均，则各自看到了金音奖赛制之外的收获。许郁瑛也有数度报名参加比赛、却连入围机会都没有的经历：“就算没有入围，如果你的作品真的很好，评审是会留意到的，其实也创造很多未来可能的机会。我回想起来，觉得那个时候金音奖、金曲奖应该是帮了我，我的东西正是因为这样，至少有被评审们听到。”

郑各均则是着眼于奖项所提供的后续动力：“创作者并不是在得奖之后，马上就能得到很多回馈，但的确是蛮多乐团因为这个奖项而找动力，因此可以继续走下去的，例如当代电影大师、沙罗曼蛇等等。有些音乐人并未建立起成功的商业模式，但可能正因为有这个奖项，才有办法一直做音乐。”曾经自嘲为票房毒药的郑各均，也是从金音奖中获得了认可，从而继续他在主流市场之外的创作之路。

除此之外，金音奖作为一个装载各式独立音乐的生态皿，也对参与其中的不同角色身份产生影响。许郁瑛曾在专访中提到一段有趣的经历，那是一段因在金音奖评审过程中听到电子音乐、而“起心动念向探索声响的轨道驶去”的故事。

“创作者并不是在得奖之后，马上就能得到很多回馈，但的确是蛮多乐团因为这个奖项而找到动力，可以继续走下去。有些音乐人并未建立起成功的商业模式，但可能正因为有这个奖项，才有办法一直做音乐。”



爵士钢琴家许郁瑛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自2019年开始，许郁瑛开始留意光雕艺术（Projection mapping），也因此开始尝试以音乐参与光雕作品——“一开始我用了爵士乐，后来会觉得要有比较固定的节奏去对接，有些时候也会需要一些电子元素，当时就会发觉自己做的东西很有限。而那时候（2020年）我刚好担任金音奖评审，听到了很多电音专辑，觉得刚刚好，就很想往这方面了解多一点。”

此后，许郁瑛开始钻研电子音乐，并与同年担任金音奖评审的程杰、以及音乐人林伟中合作，于2023年推出了电子跨界实验创作专辑《In the Cave》。制作这张专辑的过程中，三人电邮往复逾百封，许郁瑛也因此逐步踏入了电子音乐的宇宙，且在今年入围金音“最佳电音专辑奖”等三项大奖。与第一次得奖时的兴奋感不同，此后得奖或入围时，许郁瑛感受到更多的是感动：“尤其是这张《In the Cave》是我全新的尝试：从爵士踏入电音的领域，过程中另两位共同制作人程杰、林伟中就像是帮盆栽浇水一样（我是盆栽），引导我、启发我电子乐的这块，可说一切从零到有。”

虽然佳绩耀眼，但许郁瑛的是次入围金音奖的作品，却是有别于前的新试验，也见证她一路以来的成长改变：“在《In the Cave》之前，我的作品多是我一人作曲、完成后找乐手录制，而这张则是多首和另两位制作人共同在录音的当下即兴、共同创作，所以后制时的讨论与idea的磨合成分较以往大非常多，如果这张作品得奖我会很感动，因为这代表我们三人的尝试一起获得了好成绩、也是对于我跨出舒适圈的一种肯定。”



第十二届金音创作奖。图：金音创作奖网页

## 边缘 vs 主流

“金音奖成立时，还有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之分，但近年没有明确界线了。音乐环境在改变，音乐制作门槛变低，更多人可制作出好东西；就在金音奖成立的那个时间点，独立音乐渐渐离开始普及了。”

金音奖开办十四年，已经在台湾的独立音乐圈具有一定公信力，也让许多音乐创作者得到肯定与嘉许，那么主流听众熟悉这个奖项吗？又是否了解金音奖的得奖人与作品呢？

乐评人王信权（瓦瓦）并不这么认为。身为“Blow 吹音乐”编辑的他，回想起十年前第一次参与金音奖颁奖典礼，自己竟几乎是全场唯一的媒体：“那个画面有点像是在做梦。”瓦瓦补充说道：“其实不论对于主流产业人士还是媒体而言，他们一直都不是很在乎这个奖（金音奖），到现在都还是这样子。当然有越来越在乎，可是一直没有到像对金马、金曲奖那样在乎的程度。”

从这一面来看，金音奖的确还在传统定义的主流视野中得到重视；然而卢律铭却提出了另一种看法，认为如今在台湾，主流与非主流之间的分野正在日渐模糊：“‘Golden Indie Music Award’中有一个‘Indie’，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金音奖成立的时候，还有所谓的主流与非主流之分，但近年来真的没有非常明确的界线了。整体音乐环境在改变，例如说现在的音乐制作门槛变低，更多人可以制作出好的东西；金音奖成立的时机也对，在那个时间点开始，独立音乐渐渐开始普及了。”

谈到金音奖是否带来更多听众时，许郁瑛拿出手机，给我们看Spotify的真实数据。在金音奖入围公布之后数日内，许郁瑛的音乐收听量增长了1394%，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。“所以它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。”许郁瑛肯定道，尽管这个数字在一、两周后开始下跌，却也证明了有一群听众正在关注金音奖及独立音乐动向。

“以前有所谓的主流，是因为资讯不是像现在一样发达。”许郁瑛经历过自己灌录CD、靠著一场场实体演出结识观众的年代，到现在每个人都能很容易将作品上架到串流平台，找到自己的听众。“以往通常会由知名制作人来主导、制作出一套作品，整个过程是由上而下的，大家（听众）也没有办法靠自己查到什么资讯。可是现在是分众的年代，要有以前那样的销售量是非常困难的，因为现在大家太容易找到自己喜欢什么。在每一批（分众）里面，都有他们自己的‘神’，大家都想追求自己喜欢的。”

随著越来越多听众拥有并追求“不一样的音乐”，从各自视角出发来选择所好，独立创作人也能够更容易连系到相应受众。金音奖在这里，担任了一个归整与传递出多种音乐作品的角色。

水

票價 1000 - 1500 - 2000  
優惠折扣詳見 OPENTIX



OPENTIX



年度製作關係系列

# 出包王



爵士鋼琴家許郁瑛。攝：唐佐欣/端傳媒

这也就是郑各均所总结的：“如果说你多往主流去看，那么就不会看到（独立音乐）；如果你会follow小众的圈子，从一个边缘视角出发，或许就能看到了。”从前签约大型公司、出片、透过主流媒体掌握众多fans与圈内声量的“成功范式”，如今看来未必是音乐人的唯一出路了。随著越来越多听众拥有并追求“不一样的音乐”，从各自视角出发来选择所好，也让独立创作人能够更容易地连系到相应受众。而金音奖在这里，则是担任了一个归整与传递出多种音乐作品的角色。

换一个地域视角，或许更能清晰地感受到这点。同样是在流行音乐文化兴盛多时的香港，长久以来最为观众熟知的音乐奖，大概是“十大劲歌金曲”或“叱咤乐坛流行榜”。香港乐评人袁智聪指出：“我一直觉得香港的音乐颁奖礼很无聊，他们选来选去都是同样的东西，就是Pop Music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，香港人对音乐的认知会比较狭窄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大型的包装，能够介绍不同类型的音乐给观众知道。”

袁智聪观察到，很多媒体、电台总是陈腔滥调地说：“音乐是不需要分类型的，只要好听就可以”，然而每个人对于“好听”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——“现在我们已经不说‘good taste of music’，是因为有了‘different taste of music’。不同音乐的流派，是要用不同的眼光去欣赏它，而不是全部划一，去定义它的好与坏。这个非常不合理的事情。”

幸而近两年来，香港独立音乐发展亦相当快速，音乐人如Serrini、鸡蛋蒸肉饼都曾获得金音奖，专营电子音乐的hirsks也在2021年获金曲奖肯定。“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，使得大家意识到，原来香港的音乐也可以送出香港，而且那些也不是很容易入口的音乐，也可以做一些比较另类的声音。这能够刺激到大家去做多一点尝试。”

此外，袁智聪也提起刚刚举办过一届的“TONE Music Awards”，这个完全出自于民间的音乐奖项，“想必他们也有受到金音奖的影响。”TONE Music Awards自述为“一个由香港音乐创作人出发，由香港人全民投票，加上音乐业界推荐的颁奖典礼”，其2022年奖项亦是以风格作为分类，涵盖“香港电子音乐”、“香港民谣音乐”、“香港都市音乐”等八种范畴。“TONE Music Awards”的惊喜出现，也让我们重新思考——为什么要有独立音乐的奖项？这个奖与我们的关系，又是什么？

“我一直觉得香港的音乐颁奖礼很无聊，选来选去都是Pop Music。为什么这么多年来香港人对音乐的认知会比较狭窄？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很大型的包装，能够介绍不同类型的音乐给观众知道。”



金音奖评审团主席卢律铭。摄：唐佐欣/端传媒

## 本土 vs 世界

“语言代表它的文化，客语有客语的文化，原住民也有相应的文化。然而目前金音奖所有风格分类都不是台湾原生的东西，也许民谣可以是，但节奏蓝调或是摇滚其实根本就不是台湾原生的创作风格。”

在金音奖的网站上，很容易找到这样一段论述：“‘金音创作奖’是以创作为核心，鼓励台湾音乐人多元、多样创作力的原创音乐奖项，以台湾优先，原创优先，分音乐类型不分语言为三大特色……一路走来金音创作奖持续朝著‘亚洲指标性原创音乐奖项’的目标前行。”

然而瓦瓦却认为，目前的金音奖亟待一种更加清晰的论述：“自从陈珊妮执掌之后，金音奖就一直在强调所谓的国际接轨。每年现场访问评审主席，询问今年评审的标准是什么；大概从三年前开始，他们就会说是‘可以有国际接轨的潜力’。当然我相信评审是以挑出好作品为主，可是还是要有一个超越这个东西的

一个论述点，我还是期待说它可以做出一个比较具体的标准或概念。”

回看金音奖的产生和体制设定，其实一直是在“接轨国际”的过程中。全球最受瞩目的音乐奖项之一“格莱美奖”（Grammy Award），就是以音乐风格作为分类的奖项。金音奖为何会诞生？它回应的是“可否不以语言、族群来区分音乐奖项”这个问题。

对此，瓦瓦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：“我知道现在大家的趋势都是认为音乐不应该用语言来分，可是我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。我觉得语言代表它的文化，客语有客语的文化，原住民也有相应的文化。然而目前金音奖的所有风格分类都不是台湾原生的东西，也许民谣可以是，但节奏蓝调或是摇滚等等，其实根本就不是台湾原生的创作风格。”



第十三届金音创作奖。图：金音创作奖网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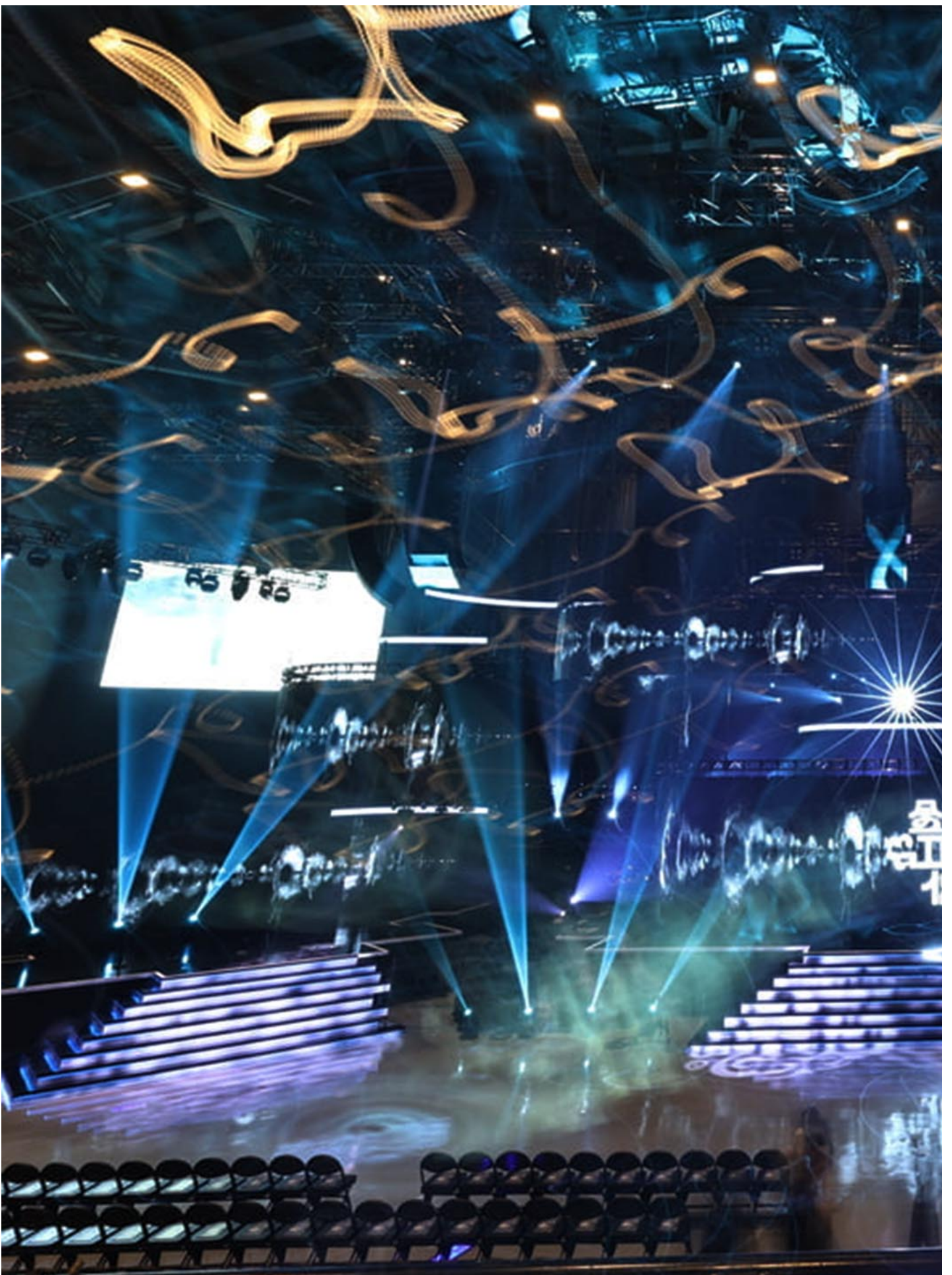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获得评审团奖的 Mong Tong 梦东，正是结合了本土视角、有原生元素的乐队。瓦瓦在其文章中形容“在音乐创作概念上，Mong Tong同样取材经典，运用模棱、拼贴或解构方式，提出颠覆与质疑，类似细野晴臣的‘酱油音乐’……仅是拿来使用的素材，组成看似严肃又带点幽默的作品，又摇滚又电子。”

这样有著复合元素的作品，在以西方的音乐风格分类为主导的奖项中，或许更难以被归入任何一种类别。“也许有比较不成熟的音乐人，他可能会去想说：‘我今天要做一个摇滚音乐的作品’，可是我觉得当你的作品越来越成熟，创作者会想的东西应该就不是那些，而是要怎样做好自己的作品。”瓦瓦强调：“也许我们真的要有个论述，说出什么是我们的音乐类型。”

而卢律铭则从音乐创作者及评审者的角度，提出了另一种看法：“我觉得所谓的在地或者是本土，或者是这些形容，它其实是一个精神，或者是说它是你的内容。那它跟曲风这件事情，不会造成任何遗憾。”

卢律铭也提到，现时有很多复合式的曲风会出现，比如说Hip Hop跟R&B有时候很难区分。在比赛过程中，如果创作者无法好好将自己的作品归类，常常会造成一些遗憾：“但是我觉得这个遗憾并不是赛制的问题，也不是评审的问题，而是创作者本身的问题。这就变成考验就是报名者，你要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要足够了解自己的作品。”

“我觉得所谓的在地或者是本土，或者是这些形容，它其实是一个精神，或者是说它是你的内容。那它跟曲风这件事情，不会造成任何遗憾。”



第12届金音创作奖。图：金音创作奖网页

## 正值青春，金音如何走下去？

金音奖来到第十四届，近几年也常常引起各式各样的讨论。常常听到一种说法，认为金曲奖和金音奖的名单开始重合，或者认为无论是金曲还是金音、得奖者都是“不知道是谁”、“没有听过”，甚至也有“金曲金音化”或“金音金曲化”的说法。

关于这些看法，卢律铭回应道：“金曲奖的宗旨跟金音奖不太一样。金曲奖的分类是用语言分类，金音奖则是以曲风分类，所以在本质上两者是有所不同的。金曲奖比较多在鼓励出版品，金音奖则是比较著重在创作。”

那么，为何会有“金曲、金音不如合并”的看法呢？卢律铭答道：“我觉得是因为金音奖主要的报名规则，规定了参与作品必须是创作。但是在这五年内，创作渐渐成为了音乐市场上的主流，所以它其实已经打破了原本的界线，因此我觉得这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。”在卢律铭看来，金音奖的分类是按照风格划分，终究两个奖项还是各自有各自的逻辑、各自有各自的评断标准；然而因为音乐创作日渐盛行，打破了所谓“主流——非主流”的界线，才慢慢让大众觉得两个奖项上有所重合。但归根究底，两者还是存在著根本上的差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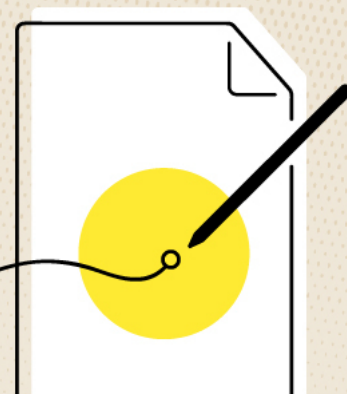
也正因如此，金音奖的存在仍有其必要性，即是包容和承托住更加多元的创作形式，风格类型的分别或糅合，也能让创作者也可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而在未来，金音奖是否能够与金曲奖并驾齐驱、甚至形成一股超越的新生力量呢？媒体及大众又会否给予金音奖（以及其他嘉许创作的奖项）更多的关注及声量？这必然与创作风潮、产业结构、艺术教育等诸多因素有关，它们如何相互作用、形成新的样态，现在尚未能知，我们可以继续期待下去。

[#台湾音乐](#) [#金音奖](#) [#金曲奖](#)

本刊载内容版权为端传媒或相关单位所有，未经[端传媒编辑部](#)授权，请勿转载或复制，否则即为侵权。

# 端傳媒2023年度用戶調研

填寫問卷，幫我們一起成為更好的媒體



訂閱端傳媒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

端傳媒的下一程，需要你的守護。今天就成為訂閱會員，支持我們走下去，支持華文世界不可或缺的深度報導和多元聲音。點擊了解更多[會員計畫](#)